

華嚴五祖事跡

一、初祖杜順（557~640 陳武帝永定元年~640 太宗貞觀 14 年）

華嚴宗初祖。唐代雍州（陝西臨潼縣北）人，俗姓杜。於陳武帝永定二年，生纔三日，有乳母自來求哺養。滿三月，騰空而去。孩提時，常於宅後塚上為眾說法，聞者莫不信悟；因名為說法塚。...至十八歲即於因聖寺魏珍禪師處出家。禪師親與披剃，時感地動。...陝西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，眾求救。師來對坐，龍遂釋然而去。遠近瘴癘，及姪邪所惱者。只要向之投訴請求，但向之禪觀，沒有不痊癒者；故號之為燉煌菩薩。由此名聲遠播，聞於朝廷。隋文帝甚加信敬。後因詣終南山，屬橫渠汎溢，從者驚懼。因率眾同涉，水即斷流。徐步而過，纔登岸，水復如故。時分衛應供。有齋主抱兒乞消災延壽之記。師熟視曰：「此汝冤家也，當與之懺悔。」齋畢，令抱至河邊，師拋之入水，夫婦號叫。師曰：「汝兒猶在，即以手指之。其兒化為六尺丈夫立於波濤間，瞋目責之曰：「汝前生取我金帛，殺我推溺水中，若非菩薩與我解怨，誓不相赦免。」夫婦默然信服。/

偶將道履一鞋，置於市門，三日不失。人問其故。師曰：「吾從無量劫來，不盜他人一錢，報應如是。」為盜者聞之，悉悔心改過。師稟性柔和，操行高潔，學無常師，以華嚴為業，住終南山，遂依據華嚴經義，作《法界觀文》，集成已。投巨火中，禱曰：「若契合聖心，令一字無損。」忽感華嚴海會菩薩現身讚歎，後果無燬於火。/

時弟子中，唯智儼獨得其奧秘。唐太宗仰慕其德，詔請入大內（宮廷中），帝見親迎。問曰：「朕苦寒熱，久而不愈，師之神力，何以蠲除（去除疾苦）。」師曰：「聖德御宇，微恙何憂。但頒大赦，聖躬自安。」上從之，疾遂瘳（癒）。因錫號曰「帝心」。勸念阿彌陀佛，並撰「五悔文」讚詠淨土。宮庭內外，禮事如佛。貞觀十四年（640 年）十月二十五日，聲色不渝，忽言別眾，復入內辭太宗，昇太階殿，坐化於御床。時年八十四。遺體若生，異香時發，經一七已，龕中面色，經月彌鮮。安坐三週，全身不散；隨建塔於長安南華嚴寺。未示寂前，一門人來辭往五臺禮文殊。師微笑說：「文殊祇這是，何處覓彌陀？」彼不喻（曉）而去，方抵山麓，遇老人曰：「子來何為？」曰：「禮文殊來。」曰：「大士已往長安，教化眾生去也。」曰：「誰為是？」曰：「杜順和尚也。」僧聳然（大感驚訝）失聲曰：「是我師也。」奄忽（忽然）中，老人乃失所在。兼程而歸，適水瀑漲，三日方濟。」到時。丘已前一日化去矣。以此驗知是文殊應身也。著有《華嚴五教止觀》、《華嚴法界觀門》：一、真空觀，二、理事無礙觀，三、周遍含容觀。

二祖智儼（602~668）

唐天水（甘肅）人，俗姓趙。為華嚴宗第二祖。號至相大師、雲華尊者。幼即有志於佛道，嬉戲時常累石成塔，或以友伴為聽眾，自任法師。十二歲，隨杜順至終南山至相寺

¹，從杜順弟子達法師受學，日夜精勤。十四歲剃染，後依法常聽講《攝大乘論》。二十歲受具足戒，學四分律、毘曇（說一切有部）、成實、十地、菩薩地持經²、涅槃等經論。後從智正習華嚴經，並遍覽藏經，搜尋眾釋，深入研究《十地論》「六相圓融」之旨，大有啟發。二十七歲撰《華嚴經搜玄記》，成一宗之規模。常講說華嚴，化導不倦。因曾住至相寺，世稱至相大師；晚年住「雲華寺」，故又稱雲華尊者。高宗總章元年十月示寂，世壽六十七。弟子有懷齊（又作懷濟）、法藏、元曉³、義湘⁴、薄塵、慧曉、道

¹ 至相寺，又名國清寺，位於西安市南約三十公里的終南山天子峪內，是我國佛教華嚴宗的發祥地。其地處終南山北麓，地勢雄巍，緩平而下；寺院周圍林木環繞，下有百泉匯流，景色秀美。寺院處於龜背之上，坐西向東，居高臨下，視野開闊。遠望東方之群山，層巒疊嶂；向北俯視秦川之沃野，歷歷在目。後依突起之龍背，前對挺立之駝峰；左倚龍首，右臨伏虎。負陰抱陽，瑞氣蔥蔥。相傳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詣寺敬香（距寺四公里之山頂有避暑離宮「唐王寨」）。寺內有遺碑銘曰：「終南正脈，結在其中。」故知此寺不僅是佛教著名古剎，也是終南古蹟勝境。

² 傳說系無著記錄彌勒之說法而成；然漢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則視其為彌勒菩薩所作；至於西藏譯本，仍認為系無著之作品。本經與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本地分〉中之〈菩薩地〉為同本，然其中缺發正等菩提心品。異譯本另有求那跋摩所譯九卷本之《菩薩善戒經》。

³ 元曉大師新羅湘州人，高麗海東宗的初祖，是朝鮮佛教史上的一代奇才，他 29 歲時於皇龍寺出家，隨師學佛法，後慕唐朝玄奘、窺基之名，與義湘結伴入唐，半路遇雨宿於墓地之中，因系鬼鄉而多祟，乃悟「心生故種種法生，心滅故諸境不二」，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心外無法，胡用別求」，便打消了入唐的念頭，決定攜行李回國。

法師洞明心地之後，自此示跡狂放、言行怪異，或入酒肆娼家，或持金刀鐵錫，或為《華嚴經》製疏以宣講，或遊山水坐禪，國王請為《金剛三昧經》作疏，疏成開講，「王臣道俗，雲擁法堂」，由此名聞當世，後與瑤石宮寡公主有一段傳奇戀情，生了一個兒子叫做薛聰，天資穎悟，敏睿異常，博通經史，是新羅十大賢人之一。通曉華夷各地民風，並能訓解六經文學。海東明經者，至今傳受不絕，薛聰實功不可沒。大師父子二人都是聰慧絕倫的人物。

大師致力於佛教思想的融合與實踐，並寫下了《大乘起信論疏》，《金剛三昧經論》等諸多書籍，元曉法師對於佛經的疏釋多達八十一部，現存者尚有十六部；他的疏釋範圍非常廣博：有華嚴、涅槃、法華、楞伽、維摩、般若等等。大師的華嚴宗也稱海東宗、法性宗，主張一乘圓教的見地，以融會、「和諍」為基本宗旨！

《大乘起信論疏》，《金剛三昧經論》等諸多書籍，他將佛教大眾化之功不可沒，且是淨土教的先驅者，並綜合整理佛教理論而豎立了「和靜思想」，高麗時代被封為和靜國師。年輕的時候曾跟隨大安禪師修行，大安禪師是和布袋和尚、濟公一樣的人物穿著破爛，每天在街上擊銅鉢向人乞討食物，並且祝福那些佈施的人能大安，久了大家都叫他「大安禪師」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有關《金剛三昧論》：王妃罹患癰腫，群醫束手，國王聽從巫師的話，遣使到國外求醫。渡海到唐途中，使者遇一老翁，邀之入龍宮。龍王(名鈐海)告之：「王妃是青帝的第三女兒，今龍宮有《金剛三昧經》，欲借王妃之病為緣，使此經在新羅國流布。」於是龍王交使者帶回此經，交由大安聖者詮釋，並請元曉大師造疏宣說，王后即可不藥而癒。使者如實稟報，國王大喜，立即召請大安入宮，並命元曉造疏，於黃龍寺開講。王醫道俗一時雲集，於是名聲大揚。爾後此經疏傳入中國，即有著名的《金剛三昧論》。

元曉尚有另一異行聞名遐邇：一次駐錫於慶南梁山郡長安面佛光山的「擲板庵」，藥石時間，他以天眼見到中國有一古剎，即將傾塌，連忙放下碗筷，拿起盤子便朝中國古剎方向擲去。當時在古剎中用餐的大眾，聽見空中傳來陣陣怪聲，紛紛走出查看，只見一奇異之物在庭院中旋轉不停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轟然一聲巨響，大地震動，寺院在剎那間化為斷垣殘壁。險遭不測的大眾，受驚之餘，往前探看，只見一陶製盤碟，上面寫著「海東元曉擲盤救大眾」。眾人嘖嘖稱奇，一起朝東禮謝。至今，梁山通度寺屬於比丘尼道場的千聖山內院寺，仍有文獻記載此一異行。

廣弘佛法 深入人心：朝鮮半島的文化背景特殊，佛教自始即與國家王權相結合，各宗各派的發展並未進入庶民階層。當時有一位富於德望的老翁，曾對圓珍法師說：「佛法是王法之治具，佛法若衰，則王法衰。」

由於元曉等人的努力，使朝鮮佛教從此得以人間化、大眾化，而元曉教導唵佛的法門，更是影響至今。元曉出生在佛地村，出家後捐獻家宅作為寺院，名「初開寺」。「元曉」原是方言——「佛日初輝」之意，這層因緣似乎也巧合地說明他將佛法普濟庶民的悲願，是其來有自的。

博通經藏 和諍貫通：

元曉大師教化的作風，突破了新羅當時的宗教形態，他深入經藏，研究教理，興起新的學風，對《華嚴經》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，他說：「釋尊說法豈有優劣哉？《華嚴》與他經雖有總別差異，並無勝劣之分。」這是他與義湘觀點最大不同的地方。其一生著述百餘部，二百四十餘卷，無論質、量，均受後人所推崇。作品內容含括大、小二乘：華嚴、般若、唯識、法華，乃至淨土、戒律等，無所不包，貫通了經、律、論三藏。

元曉的思想重心在於「和會」與「和諍」——會通諸宗風，和諍諸宗門。把全部佛教「和會歸一」。他不偏某一宗、某一派，或受一經一論的拘束。如此總攝一佛乘的思想，於其著述中可以明白得見。如《涅槃經宗要》裡說：「統眾典之部分，歸萬流之一味，開佛意之至公，和百家之異諍。」

《法華經宗要》說：「三世諸佛初成佛時，直至涅槃，為成就一切法門，達一切智地，一言一句皆為一佛乘。」

又《金剛三昧經論》中提到：「如來所說一切教法，無不令人入一味覺故，皆從如來一味之說，無不終歸一心之源，故言一念即是一乘。」如此宏闊、融和的思想是當時所未曾見的。新羅神文王六年(西元六八六)，元曉大師於芬皇寺著

作《華嚴經疏》至四十回〈迴向品〉絕筆。是年三月三十日，在慶州南山的穴寺圓寂，世壽七十。薛聰將其遺骸和土塑像，安奉於芬皇寺中，以表追慕之意。據說當薛聰立在塑像旁禮敬時，塑像忽然回頭，此像至今還留存著。

元曉大師窮畢生精力將佛法平民化，加上不斷努力研究與整理著述，開創了韓國佛教界與學術界的新紀元。高麗肅宗六年(西元一一〇一)，追諡為「和諍國師」，並建立「和諍國師塔碑」以茲紀念。

千年以來，元曉大師在韓國有如「觀世音菩薩」一般地普遍，時至今日，韓國學者專家撰著專論研究元曉思想者有之，歌頌追慕者有之，原因無他，只因元曉大師以一生歲月奉獻佛教，關懷全民，有以致之耳！

4 韓國海東華嚴初祖義湘大師：海東新羅國的義湘大師是最早來唐求法者，也是極負盛名的高僧之一，與我國華嚴三祖法藏賢首同學。三十七歲時，跟隨華嚴二祖智儼大師學習華嚴奧義，受到智儼大師的印證，並繼承其講主地位。義湘一生之中神異事件很多，曾受善妙女化龍護持，也曾受護法神兵默默衛護。他回國後，大力宣揚華嚴教法，發展教團，門下弟子曾多達三千餘人。義湘並積極講學，培養悟真、智通、表訓、真定、義寂等俊秀，影響新羅佛教深遠。義湘講說之餘，更精勤修行，受到國王欽重，敕為國師，尊為「海東華嚴初祖」。

一、孤身來唐 誓死不退：

義湘大師(625-702)，俗姓金，為新羅國的王族。義湘天資聰穎，二十歲時出家，聞大唐佛教隆盛，即立志前往大唐求法。與元曉結伴來唐，至遼東時，卻被誤認為是間細，被遣返回國。661年，與元曉再度入唐。行至途中，元曉感悟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；心外無法，胡為別求？」因而返國。義湘一本初衷，孤身入唐求法。

二、拜謁智儼，綜習華嚴：

在義湘到來前夕，智儼夢見一大樹生於海東，上有鳳巢，枝葉繁茂，來蔭神州。智儼前往觀看，見一摩尼寶珠，晶瑩剔透，光明四射。醒來深感奇異，便囑門徒灑掃以待。義湘一到，至相寺全體大眾以禮相迎。智儼開示門徒大眾：「我昨夜的夢境，是義湘仁者前來皈依的吉兆。」於是許為入室弟子，授以華嚴妙旨。

此後，義湘追隨於華嚴二祖智儼門下，受學十年。智儼賞識義湘精於義持，於是封義湘「義持」之號。智儼圓寂後七年間，義湘鑽研華嚴不輟，受到同門的愛戴，並繼承智儼的講主地位。可惜當時遭逢新羅國與唐朝敵對，唐高宗準備親征新羅，義湘為傳訊示警，匆匆將講主的地位讓給尚未圓頂的同學法藏賢首大師，於文武王十一年(西元六七一)倉促返國。

三、化龍隨侍 法藏推崇：

《宋高僧傳》卷四及《三國遺事》卷三載，義湘在中國求法期間，曾受善妙女化龍護持及受護法神兵祐護的神異盛事：

義湘搭船入唐，在登州上岸時，有一居士請義湘到家接受供養。家中一少女善妙，麗質天生，見義湘容貌俊彥，行止威儀，傾心不已，於是數次示意，但義湘卻始終不為所動。少女頓有所悟，轉發道心，在義湘面前發願：「生生世世皈依和尚，學習大乘，永不退轉。弟子願為檀越，供給資緣。」義湘於是徑往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處學習華嚴。

義湘學成歸國前，再度來到登州的檀越家，感謝他們數年來的供養，隨後便搭船回國。商船啟航不久，善妙為義湘準備了滿箱的法服及器物趕來送行，然而船已漸行漸遠。善妙持咒說：「我本真實心供養法師，願此衣篋躍入前船。」說罷，善妙投篋於大浪之中，忽然颯起一陣疾風，吹此衣篋跳入義湘船內。善妙又立誓道：「我願此身化為巨龍，扶翼此船，隨師到新羅弘法。」由於虔誠力故，善妙果然化身為龍，蜿蜒船尾，到達新羅國。

義湘回國後，遍歷山川，至駒塵、百濟等地，見此處山秀地靈，實為轉法輪之地，心想：「華嚴大教，正需此福善之地來振興。」當時，善妙化龍知悉義湘心意，在虛空中示現神變，化成巨石，縱廣一里，蓋在伽藍頂上，作將墮不墮之狀，於是義湘入此寺中闡揚華嚴，年復一年，慕道而來者不計其數。

四、法藏賢首與義湘的因緣：二人同學於智慧門下，唐中宗嗣聖九年，法藏託人致書義湘，並送上著作《華嚴經探玄記》，請義湘批評。義湘立即掩室研讀此書十餘天後，令門人真定、相源、良圓、表訓四人，各講五卷，並說：「博我者藏公，起予者爾輩。」法藏在信中道盡三十年的道情，並對義湘推崇備至，尊義湘為「海東新羅華嚴法師。」

五、華嚴十刹，海東宗派：

義湘投智儼門下學華嚴，這是新羅系華嚴的嚆矢。義湘的門徒有三千餘人，其中最傑出的有真定、相源、良圓、義寂等十傑。義湘回國後創建浮石寺，開演華嚴一乘，發展教團，之後著手整頓中嶽公山美理寺、南嶽智異山華嚴寺，等華嚴十刹。隨著教團的逐漸擴張，義湘門下形成浮石宗，又名義持宗，與元曉的芬皇宗分庭抗禮，成為海東華嚴宗的一大派別。

六、以德治國，著作傳世：

文武王十一年(西元六七一)，義湘在全國各地弘法。五年後，在國王的支持下，於太伯山創建浮石寺，作為講學教授的根本道場，上至國王，下至百姓，無不受其教化。一天，文武王下令建築城堡，義湘對國王說：「如果統治者有德行，有能力，即使在地上劃一橫線來表示界限，也無人會超越；如果統治者無德行，無能力，就算建了銅牆鐵壁，也無法阻擋人們犯越。」國王採納諫言，停止建城，而以德行來統領國家。

義湘著作有《華嚴一乘法界圖》、《白花道場發願門》、《入法界品鈔記》、《華嚴十門看法觀》、《阿彌陀經義記》、《諸般請文》等。義湘研究華嚴期間，所提出的論文即是《法界圖記》，本書連同《略疏》，合稱為《華嚴一乘法界圖記》，內容記述華嚴圖教宗要，一千多年後的今天，在韓國佛教的儀式裡，仍是以持誦《法界圖》中的〈法性偈〉來作為迴向，可見其重要性。

七、國王欽重 圓教國師：

義湘既為國王所敬，一日，王欲賜義湘田莊、奴僕，義湘卻推辭不受，他表示：「我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何奴僕之有？《涅槃經》中有八不淨財，何田莊之有？貧僧以法界為家，以鉢盂為田，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。」從此國王更加欽重義湘，敕之為圓教國師。

自韓入唐求法的高僧，一是元曉，一是義湘。二者之不同在於元曉著重在國民的教化和研究著述，義湘則著重人才的培育與教團的發展。義湘德高望重，講說妙法時，曾感樹叢開花結果，與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事蹟同為世人所稱道讚歎。

義湘於講席之餘，精勤修行，三衣一鉢之外，別無長物，凡弟子請益，觀機逗教，隨疑釋結。孝昭王元年(西元七〇二)，義湘示寂，其入唐求法的勇猛、廣開華嚴為宗的盛大僧團以及培育後學等功蹟，使其成為韓國佛教的一代宗師。以

成等。其中，法藏傳承其華嚴學說，並加以發揚光大，實際創立華嚴宗。著有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十卷、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四卷、華嚴五十要問答二卷、華嚴一乘十玄門一卷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二卷、無性攝論疏四卷等。/

生於隋開皇二十年也。別號雲華和尚。師居是寺。因而名之。又號至相尊者。英敏特達，穎悟非常，經書過目，成誦不忘。初剃染時，即於大藏前立誓願，抽得華嚴第一。遂往終南山杜順和尚所，投為上足。侍奉未久，盡得其旨。

偶遇異僧來謂曰：「汝欲解華嚴一乘法界宗者，其《十地》中「六相」之義是也。慎勿輕怠，可一二月間，靜攝思之，當自知爾。」言訖，忽然不見。因即研討，未久豁爾貫通。時年二十七也。隨於至相寺，製《華嚴經中搜玄分劑通智方軌》。即明「六相」開「十玄」。立「五教」也。/時京兆崇福寺慧祐戒行精苦，向慕師德，特來親事。師教專以華嚴為業，每清晨良宵，焚香虔誦〈出現品〉。後時忽見十餘菩薩從地踊出，現身金色，皆放光明，坐蓮華座，合掌聽誦此品，經畢便隱。其後，師於雲華寺中講華嚴，宗風大振，名徧寰內，緇素道俗，咸皆歸禮，時法藏年十七。辭親求法於太白山，後聞親疾，出谷入京。至中夜，忽覩神光，來燭照庭宇。乃歎曰：「當有異人，發弘大教。」法藏既餐和尚之妙解，以為真吾師也。師亦喜傳法之得人矣。元曉公入大唐國，夜宿古塚。曉公因達唯心旨故，即回新羅。/

義湘公來雲華，禮事和尚，願為弟子，與藏公同學。其後，師將去世。法藏公尚居俗服。乃囑道成、薄塵諸大德曰：「此賢者，注意於《華嚴》，蓋無師自悟，紹隆遺法。其惟是人，幸假餘光，俾沾制度。」後夢般若臺傾，高幢亦倒。告門人曰：「吾將暫往淨方也。」不餘月，遂說法而逝。壽年七十二矣。時義想傳不思議經，歸海東大弘，彼國推為華嚴初祖。著有《華嚴一乘十玄門》、《華嚴五十要問答》。

至相寺



上參考星雲大師《韓國 ■海東華嚴初祖義湘大師》



三祖法藏（643～712）

唐代僧。為華嚴宗第三祖。字賢首，號國一法師。又稱香象大師、康藏國師。俗姓康，祖先康居國人，至其祖父，舉族遷至中土，居於長安。早年師事智儼，聽講華嚴，深入其玄旨。智儼示寂後，乃依薄塵剃度，時年二十八。初以能通西域諸國語與梵文經書，遂奉命參與義淨之譯場，先後譯出新華嚴經、大乘入楞伽經等十餘部。

高僧相繼為彼國相，祖自康居來華。師托胎時，母氏夢吞日光而孕。時智儼和尚，於雲華講大經，師禮為弟子，深入無盡。...於晉譯，每歎缺而不全。是年日照三藏齋梵本至京，高宗詔譯經論。師往就問之。照曰：晉第八會文，亦來至此。遂與三藏對校，**果獲善財求天主光等十善友文，乃請譯補缺。**就於西太原寺譯出法界品內兩處脫文。一從摩耶夫人後，彌勒菩薩前，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。二從彌勒菩薩後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，中間文殊伸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；依此六十華嚴卷本為定。...武后延載 694 元年，講至〈十地品〉，天華四散，五雲凝空，崇朝不輟，香彩射人。證聖 695 年元年三月，詔於東都大徧空寺。**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（八十華嚴），復禮綴文，師為筆受。**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，眾覩禎祥，譯筆競加精審幹練。太后時臨其寺，親受筆削（提筆修改潤色），施供食饌...聖歷二年十月八日譯畢。佛授記寺諸大德請師開演，勅令十五日啟講。至臘月十二晚，講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，講堂及寺宇忽然震吼，道俗數千，歎未曾有。十九日御批下云：「因敷演微言，弘揚祕蹟（秘密深蹟）。初譯之日，夢甘露以呈祥；開講之辰，感地動而標異。」**師以新舊兩經，對勘梵本，將日照補者，安喜學脫處，遂得文續義連。今之所傳，即第四本。晉譯本，二日照補，三喜學譯，四賢首補，今現行者。**久視元年五月五日，詔於東都三陽宮，與實叉三藏，同譯入《楞伽經》。...長安三年，詔與義淨三藏等華梵十四人。嘗為武后講華嚴「十玄緣起」之深義，而指殿隅金獅子為喻，武后遂豁然領解，後師乃因之撰成《**金師子章**》（內有六相、

十玄奧義)。師一生宣講華嚴三十餘遍，致力於華嚴教學之組織大成，又注釋楞伽、密嚴、梵網、起信等經論，並仿天台之例，將佛教各種思想體系分類為五教十宗，而推崇華嚴之組織乃最高者，華嚴哲學於現實世界中乃屬理想世界之實現。於玄宗先天元年（712年）十一月，示寂於大薦福寺，世壽七十。著作甚多，計有《華嚴經探玄記》、《華嚴五教章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疏》等二十餘部。弟子主要有宏觀、智光、慧苑等。/

和尚雖為五帝門師(高、中、睿、玄、武后也)，王臣並皆禮事，然猶糞掃其衣，禪悅其食，惟以戒忍自守，弘法利生為務，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。間有不了無盡法界重重帝網義者，又為設巧方便，取鏡十面，八方安排，上下各一，相去一丈餘，面面相對，中安一佛像，然一燈以照之，互影交光，學者因曉剎海涉入重重『無盡緣起』之旨。由此輪下，從學如雲，莫能悉數。...其著疏約百餘卷，晉譯《華嚴經探玄記》、《妄盡還源觀》、《起信論》等。和尚預知時至，便辭帝別眾，於西京大薦福寺吉祥而逝，屬先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也。世壽七十歲，僧臘四十三。帝聽若驚，聖聞如失。勅諡賢首。送葬之儀。

四祖澄觀（738~839）

華嚴宗第四祖，俗姓夏侯。號清涼國師、華嚴菩薩、華嚴疏主。身長九尺四寸，雙手過膝，口四十齒，聲韻如鐘，目光夜發，晝乃不眵，日記萬言，七行俱下。生時光明滿室。同徹鄰右。每童戲，聚沙建塔。年九歲。禮本州寶林寺體真禪德為師，即能解通三藏。

師十一歲，奉恩試經得度。乃講般若、涅槃、蓮華、淨名、圓覺等一十四經。起信、寶性、瑜伽、唯識、俱舍、中、百、因明等。九論。肅宗至德二（757）年，師受具戒於曇一大師門下，行南山止作事，遂為眾德講演律藏。十一歲，依寶林寺霽禪師出家，十四歲得度。乾元元年（758）以後，依潤州棲霞寺體律師學相部律⁵，又依本州曇一律師學南山律，詣金陵玄璧學鳩摩羅什所譯之三論。又在瓦官寺學《大乘起信論》、《涅槃經》，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《起信論疏義》，復從天竺法詵等習華嚴經。大曆七年（772）往剡溪，從成都慧量再習三論。大曆（代宗）十年（776年）至蘇州，從湛然習天台摩訶止觀、法華經、維摩經等經疏；又謁牛頭山惟忠、徑山道欽等，究學南宗禪法；復見慧雲，學北宗禪法。此外並兼通吠陀、五明、祕咒儀軌、經傳子史之學，而尤重法藏之華嚴教學。又禮常照禪師。授菩薩戒。十誓自勵：體不損沙門之表、心不違如來之制、坐不背法界之經、性不染情愛之境、目不視非儀之彩、舌不味過午之餽等。從牛頭慧忠禪師問西來宗旨。又謁洛陽無名禪師，印可融寂。自在受用。即曰：「明以照幽，法以達迷，然交暎千門，融冶萬有，廣大悉備，盡法界之術；唯大華嚴。」復參東京大詵和尚聽受華嚴玄旨，利根頓悟，再周能演講。詵曰：「法界宗乘，全在汝矣。」次後名價日高。

⁵ 四分律三派之一：「相部」之法礪。對南山之道宣，「東塔」之懷素而立一派，謂之相部律。懷素、道宣俱曾親近過法礪。悉屬「四分律」（前此為「十誦律」），唐後，「南山律」一支獨秀。

迨代宗大曆三（768）年詔師入大內，與不空三藏於大興善寺譯經，命為潤文大德。帝一日問佛經大旨，師答條然有緒，帝於言下豁悟，遂事以師禮，恩渥（優厚）彌厚。辭謝帝後，即開闡華嚴。

大曆十一年，遊五臺山、峨嵋山，後返居五臺山大華嚴寺，專修方等懺法。嘗講華嚴宗旨於大華嚴寺、崇福寺、名震京國，聲達帝聽。貞元十二年（796）應德宗之召入長安，與闍賓三藏般若共譯出烏荼國王貢獻之《四十華嚴經》，進之於朝，奉敕奏對華嚴大宗，帝大悅，賜紫袍及「教授和尚」之號；貞元十五年（799）德宗聖誕，召入內殿，闡揚華嚴宗旨，帝朗然覺悟，謂「以妙法清涼朕心」，遂賜號「清涼國師」。由是中外台輔重臣。咸師之。

於大華嚴寺，住錫十稔（年）。因思身棲佛境，心證真如，尚起後得智，學世間解。由是博覽六藝圖史，九流異學，華夏訓詁，竺乾梵字，四圍（四吠陀典）五明，聖教世典等書，靡（無）不該（洽）（周遍浹洽）。順宗即位，亦禮之為國師，朝野悉慕高風。憲宗元和五年（810），答憲宗之問，述華嚴法界之義，以深愜帝旨，加號「僧統清涼國師」，任國師統，並敕有司鑄金印。

開成四（839）年三月六日，召上足三教首座寶印大師海岸等，囑曰：「真界玄微，非言說所顯。要以深心體解，朗然現前，對境無心，逢緣不動，則不孤我矣。」言訖，跏趺坐而逝。師生歷九朝。為七帝師。俗壽一百二，僧臘八十三。言論清雅，動止作則，學瞻九流。文宗以祖聖崇仰，特輟朝三日。重臣縞素。蛻經三七，顏光益潤，端身凜嶽。其月二十七日。承旨奉全身塔於終南山。初期，有梵僧到（宮）闕。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，以呪止而問之。答曰：「余乃北印度文殊堂神也，東震取華嚴菩薩大牙，歸國供養。」有旨啟塔驗之，果失一牙，唯三十九存焉，璨然如霜，面貌如生。遂闍維（荼毘：火化），得舍利數千粒，明光瑩潤。舌如紅蓮，火不能變。上勅諡，仍號清涼國師。賜塔額曰妙覺。詔相國裴休撰碑記，勅寫國師真儀，奉安大興唐寺。文宗御製像讚八章。師身歷九朝（玄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），先後為七帝講經，弟子有宗密、僧叡、法印、寂光，其他得法者凡百餘人。著作頗多：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》、《隨疏演義鈔九十卷》、《華嚴經綱要三卷》、《三聖圓融觀門》等三十多種。

宗密圭峰

（780～841）華嚴宗第五祖，世稱圭峰禪師，諡號定慧禪師。家世業儒。師髻亂時。精通儒學。泊弱冠。聽習經論。止葷茹。親禪德。憲宗元和二（807）年。元和二年（807）赴京師應貢舉，途經遂州，聽聞道圓和尚說法，乃隨其出家，一日隨眾僧齋於府吏任灌家，師居末座。以次授經，得圓覺。讀一二章，豁然大悟，身心喜躍，歸白於圓。圓曰：「此經諸佛授汝耳，汝當大弘圓頓之教。」謁荊南忠禪師。忠曰：「傳教人也」。復參洛陽照禪師。照曰：「菩薩中人也。」並受具足戒。又依道圓之勸，參謁淨眾寺神會之弟子益州南印禪師，再謁洛陽報國寺之神照。元和（810）五年，入澄觀座下，受持華嚴

教學。

元和十一（816）年正月，止於終南山智炬寺，自誓不下山，於此遍覽藏經三年，撰有圓覺經科文二卷。後入終南山草堂寺，潛心修學，著圓覺經大疏三卷。再遷寺南之圭峰蘭若，專事誦經修禪。

元和五（810）年，病中授與清涼國師所撰《華嚴大疏二十卷》、《大鈔四十卷》。覽之，欣然曰：「吾禪遇南宗，教逢圓覺。一言之下，心地開通；一軸之中，義天朗耀；今復得此大法，吾其幸哉。」即為眾講一徧。元和六（811）年，往東都禮祖塔，駐錫永穆寺，四眾再請。講第二徧，聽徒中有泰恭者，不勝慶遇，斷臂酬恩。師因未見清涼，遂修書一緘，并述領解《新疏鈔》中關節血脈一篇，遙敘門人之禮。疏主即批答云：「不面不傳。...非憑聖力，必藉宿因。...儻（倘）得一面，印所懸解，復何加焉。」講畢，詣上都，禮覲清涼國師。印曰：「毗盧華藏，能從我游者，舍汝其誰歟！」初二年間，晝夜隨侍。次後雖於諸寺講論，有疑則往來咨決不絕。數年請益後，至元和十一（816）年春，在終南山智炬寺，誓不下山。徧閱藏經三年，願畢。

太和二（828）年文宗詔入內殿講經，帝賜紫方袍，相國裴休與朝臣士庶，咸皆歸仰。山南溫造尚書問：「一期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」師曰：「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為我相。故生愛惡等情，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。長劫輪迴，然身中覺性，未曾生死，如夢被驅役。而身本安閑，如池水作冰，而濕性不易。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。本自無生，何有依托？真理雖然頓達，妄情難以卒除。須常覺察，損之又損。但可以空寂為自體，勿認色身。以靈知為自心，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。即臨命終時，業自不能繫。雖有中陰，所向自由。天上人間，隨意寄托。若愛惡之念已泯，即不受分段之身。若微細流注寂滅，則圓覺大智朗然。隨機現化，名之為佛。」偈曰：「作有義事，是惺悟心；作無義事，是狂亂心。狂亂隨情念，臨終被業牽。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」前後著涅槃、起信、蘭盆、行願、法界觀等經論疏鈔。并集諸宗禪言，為禪源詮。及酬答書偈議論等。總九十餘卷。

武宗會昌元（841）年正月六日。於興福院誡門人，令舁屍施鳥獸，其骨焚而散之。言訖坐滅。其月二十二日，道俗奉全身於圭峯茶毗，得舍利數十粒，皆白潤。及火後，門人泣而求之。並得於煨燼內，乃藏之石室。閱世六十二，僧臘三十四。門弟子僧尼四眾得度脫者，凡數千人。相國裴休撰碑文。」

師嘗見禪門之徒互相詆毀，乃著《禪源諸詮集一百卷》（現僅存序），集錄諸宗禪語，並提倡「教禪一致」，奠定唐末至宋代間之佛教基礎。另著《原人論一卷》，以佛教立場簡扼論述儒、道之著作，此書流傳極廣。又作《孟蘭盆經疏二卷》，論述佛教與我國崇拜祖先等孝道之調和與差異。此外尚著有《華嚴經論貫十五卷》、《圓覺經大疏釋義抄十三卷》、《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二卷》、《起信論疏注四卷》、《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》、《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》等三十餘部。